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日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定國子監官品秩員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一人正六品。監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

二月戊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三十一人於奉天

殿擢許觀爲第一。○封皇子楠爲慶王（在慶陽後徙常川）松爲韓王（在開原）模爲潘王（在潞州）桱爲唐王（在南陽）○癸卯諭皇太子諸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後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

荅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詔更定侍班官員○五月丁亥詔定文武官員封贈

兵部尚書茹瑺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瑺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

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更定六科官制

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正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凡旨下東科類吏科西科類兵科日早朝進揭帖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註覈稽緩朝參門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補奏得旨而後施行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無以爲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福建購予之。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剃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

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干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審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已未詔諸儒臣更定禮制

已未詔兵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勘酌損益更定以聞

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命也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勑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光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上聞之故有是命

罷閹門使○詔問刑如律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贓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權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勑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小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

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内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冬十月丁巳定生員巾服之制

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内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　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温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剖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既而縣民蕭俊等請闕言自本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凉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不許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高麗權國事王瑤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護等衛牧養○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

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叅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二月辛巳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圃不許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壬子命凉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祔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　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詔都督聶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五月己未凉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聶緯爲總兵。命侯玉至緯爲之副。五月辛巳玉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勝而歸。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

徇附眞川土酋吟咎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叠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亾玉不得已乃由隴石抵建昌六月癸酉遣使勑藍玉曰月魯帖木兒無父無君詭詐萬狀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爲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曷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許爲誠非愚而何卽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近知其黨與最兇頑者止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眞卜當卽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狠寨攻破之擒僞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走能復追之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匾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

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的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余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徃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徃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丁未改詹事院爲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

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當是時東宮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始設東宮司直郎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庶子等官又置司經局官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而事皆總於詹事府

遣使諭涼國公藍玉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凶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遁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岐用此計也且月魯

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即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人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散亾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栢興州賈哈喇境內摩斐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斐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

己酉勑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等數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輩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寘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丁卯。命公馮勝等侯王弼等往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種屯田。○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

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於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戊子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奭復痴騃無知。縱于酒色。與禑黨玄禹寶

等潛謀復禡位守門下侍中鄭梵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疋以此譖於王瑾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瑾於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若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庚寅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懿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

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坝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
塍脂坝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人○既復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
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
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幾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
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冬十月追封沐英爲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
往鎮雲南○定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次
王府筵宴舊長史上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
事上上謂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凉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
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
玉因奏四川之境地壙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
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
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
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
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

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況兒渠已獲人知順命雖獷猂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玉遂班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官職名品秩勳階俸祿〇閏十二月乙酉更高麗爲朝鮮國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朝鮮

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〇命僧錄司造周知册頒於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令造周知文册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册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宥死囚輸粟于邊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脩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冒法禁至死者朕爲惻然若候時處決則繫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繫死囚悉貸其死令還鄉備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四十八人○是時刑部尚書楊靖遴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偽物侮人命椎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奬之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而應變难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迺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部尚書楊靖皆兼太子賓客○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玉爲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謀反命羣臣訊狀伏誅徽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奉職公勤

復其家。擢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徵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徵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徵大慚。吏得終喪。是時擢海州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徵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至是坐監送者黨死。

賜代兄謫戍之人及賞其監送者

陝西民有坐事戍邊者。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其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二月丙辰命宋國公馮勝顓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成祖文皇帝節制。○庚午諸司職掌成詔頒行中外。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涖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

甲戌頒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夏四月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貸後奏聞著爲令○

丙申詔絕安南朝貢

時安南弑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自今納其來使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篤誠守已事不苟爲及其仕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已定於未仕之先故生則富貴安榮沒則垂名史冊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爲民牧者無撫字之實昨法司奏言河南僉事王平同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王平至即斂財爲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爲利動朕聞之喜若平者真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源賜鈔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公務福民則永有嘉譽欽哉

罷中都國子學○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大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十一月東莞何廸作亂廣東都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械廸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梗爲岷王在岷州後徙武岡穗爲谷王在上谷○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

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三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爲第一。○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訓練浙江沿海軍士

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家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太州捕寇。徘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調爲軍。著爲令。

戊申定行人司官秩職任

行人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

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任重矣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甲寅命韓王濬潘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潘王模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之情故有是命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潘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至秋八月而還

夏四月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

更定蕃國朝貢儀

上以蕃國朝貢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朝先是遣禮部官勞于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

後荅二拜。其從官隨番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番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番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五月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甲寅安南遣使奉表由廣東貢方物却之

上諭禮部臣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

癸亥以翰林院修撰任亨泰爲禮部尚書○八月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訓練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郡縣督修水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潦。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潦。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掊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

鶴鳴醉仙謳歌皷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於醉仙樓。

九月戊戌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所當爲也。臥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只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己酉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儒臣

錢宰等定正之。　上語以其定正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攷古正今。　慎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每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撒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稱　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超越。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遠國之人

咸得其濟。欽仰　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懽忻愛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光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庚申寰宇通志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道地道之數。編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驛一百有四。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六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

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河南水驛三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三十六。爲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驛六十四。爲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爲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土壙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

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
榱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
人馳馹。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戶所○甲戌申定皇城門禁
約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遣使勑周王橚發河南屬衛
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寅遣使勑晉王棡發山西
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子敕成祖文皇帝發
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騎兵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
等處勦捕野人○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王官趙
宗壽等

諭曰。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功。不
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
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
款。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爲婚姻。誘合
諸酋肆爲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襲爲土官。與貼堅妻互
相告訐。又言茂已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
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
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
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　皇上未
即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
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

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
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三月丙申罷應天府龍江及大勝港抽分塲官○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敕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
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
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
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
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
軍粮每馹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
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

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
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
粮軍士饑困儻不即發沙嶺倉粮賑之必啓高麗招誘
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
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
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勑諭文武羣臣
勑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
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
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
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亾。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之。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爲遵守

秋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却之

有道士獻道書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

八月丁卯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朱晟爲右副將軍率師赴廣西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敬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即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閤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九月甲午詔岷王楩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粮○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

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鍾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爲不刊之典。昔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亾。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庚寅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爲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篇戒章。爲祖訓首章。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

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罷百官朝參賜食。

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恩。緣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司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初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

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脅從者賊皆焚廬舍入山谷憑險阻立柵木自守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賊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參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進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之事聞詔從其言

十一月癸亥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及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者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

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羅帳幙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亾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壬辰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詔征南將軍楊文等班師○己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辛亥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賛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不許○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下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撻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弒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今

凌正則社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代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頑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麗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蠢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迺

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麗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無全亾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爲餽思聰爲書諭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

上以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燇使不得其死因纂其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効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湖廣郴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

諸蠻平之○丙午降禮部尚書任亨泰爲監察御史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爲僕故降之

三月甲子成祖文皇帝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山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意胡兵往來恐有寇邊之患　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墜其計於是勑成祖文皇帝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掩擊三月甲子文皇帝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壬申罷漢楊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秋八月丁未免大平等五府田租○庚戌改六部諸屬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欲易其名因寓儆勵之意凡諸部屬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選部曰文選司封部曰驗封司勳部曰稽勳司禮部儀部曰儀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曰武

選駕部曰車駕庫部曰武庫工部營部曰營繕屯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禮部主客兵部職方名皆仍舊

須表箋文式于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今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丁卯朝鮮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京皆留之

朝鮮國王李旦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鮮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爲彼數生者幸灾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軍少北鄭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爲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盍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兩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人主不以兵強天下此量力敢爲小敵之

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乙酉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

華大理寺案牘盡移後湖。○改置天下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十一月己巳詔刊稽古定制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勑。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着民道里費。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乙丑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壬申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荒服之地未設按察司命布政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令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己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二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員從九品

己卯頒爲政要錄

其事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丙戌朝鮮國王李旦遣使進貢謝恩

朝鮮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偰長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　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陲之地國家爲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亡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興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

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爲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廼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爲善苟使鄭總盧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

三月癸丑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陳郊爲第一

○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勅兵部具禁約私茶事宜諭川陝守邊衛所

先是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

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邊患矣今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爾右軍卽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司官軍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一定也始於唐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摧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無致失利○至是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已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

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著蔵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夏四月乙酉勑晉王成祖文皇帝備邊○辛卯諭成祖文皇帝築大同城○丙申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成書刊布中外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楨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柏副之○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没○巳巳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勑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慎也爾等所守

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筭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擾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地方倘遇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在深蔵設計待彼恣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苟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即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之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矣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並賜鈔遣還

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六月辛巳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爲第一

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

命兵部諭守邊諸將

自今邊將不得以所虜胡人爲家奴所獲馬匹牧于塞上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給其直若征討悉分給騎士還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鬻者聽

置政平訟理二旛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幡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者。准贖。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置都知監銀作局

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命曹國公李景隆訓練河南將士。○八月己亥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丁未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諭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盧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畚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

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纴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
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
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庶幾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
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
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自今切宜戒之

辛亥令天下各置木鐸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內選年老者
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
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凡遇農桑
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里老縱其怠

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
內互相賙給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癸亥勅楚王楨湘王柏率其軍築銅鼓城

勅楚王楨湘王柏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
戰陣建立功勳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親軍一萬
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
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
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
征進至耕　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
還國繪圖來奏知

乙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無功命左軍都

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遂平諸洞
諭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
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務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
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
里或二十里暮卽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
詭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搆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
僉事顧成用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
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一功竇都督湯都督嘗
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
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
先檄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文等進討
諸洞叛蠻悉平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
有贏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
十一年海運粮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
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沙嶺糧儲發軍
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
十一月癸酉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
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
軍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

官軍往討刁幹孟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爲亂勢不自容奔逃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還日心腹之人往國中諭爾還國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遠爾之彊土終非而有也消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而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七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皇陶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慮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定吏員出身事例○平緬蠻

刁斡孟請入貢

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斡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勿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景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斡孟懼爲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刁斡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甲辰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兔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賈哈剌麼些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卜木兔寨。其地峻險三面斗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

三月己酉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物

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夏四月丁丑罷回回欽天監。○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勑成祖文皇帝召西凉開平遼東諸將分

左右翼與代遼寧谷王禦虜

勑曰迩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可西凉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宋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己丑享太廟諭太常宜加敬慎

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絜以安神靈

陞刑部侍郎暴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為工部右侍郎

皆以言事稱旨也。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粮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

以討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詰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五月甲寅上不豫○丙辰四川平茶土酋楊欣來朝貢方物○乙亥勑成祖文皇帝總率諸王備虜

戊午勑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　燕王在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爲總兵往北平參贊　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練精銳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二志也○勑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

故獨才智克堪其任明以天下授燕王矣

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爲總兵官都督劉真宋晟爲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揀精銳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勑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其敬慎勿怠

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卽皇帝位○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糜潰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憫然傷之已而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卽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蕩滌羣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卽位之初稽古考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註洪範叙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

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愼賞爵。撫四夷。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氷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睦爽臨朝。日宴忘飡。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卽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旌廉能。黜貪酷。擢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代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籍亭長挾縱。徒集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況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天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聖

神文武欽明[illegible]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上嘗退朝顧謂侍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上又嘗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亾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有弗至者卿即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上又嘗燕閒與侍臣論事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由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以道

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上又嘗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爾○上又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強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過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上又嘗謂侍臣曰毀

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尤爲難也

昭代典則卷十一